



本期话题

不同年代的毕业回忆

记者 肖方元

6月9日,2015年高考落下帷幕;本周,中考同样画上了句号;6月,又到了令老生怀念、新生伤感的毕业季。但是,走出校园,挥别同窗,并不意味着青春就此散场。无论过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毕业季的回忆都会珍藏于心。细数那些富有年代特色的毕业故事,你还记得吗?

下了,过了一段时间头晕得很厉害,身体也没力气,赶紧跌跌撞撞地把门打开跑出去。记得房里炉子上面有煤气管道,应该是漏气了,门窗又紧关着,如果当时睡着了就糟了。”

比较着急。我试着向她提议去网吧,本以为她会反对,没想到她立即就拉着我出门。”“暖纱”笑说,当时她带妈妈去了常去的那家网吧,快走到门口时突然担心妈妈会不会发现她这样熟门熟路是以前就来过多次的,犹豫着不敢进,反倒是妈妈大方地一把拉着她进门,给老板交了押金,找到座位坐下等开机,“妈妈以前是决不让进网吧,这次主动领着我进,操作还那么熟练,我惊讶极了。”

刘小姐(90后) 散伙饭上才敢说真心话

2014年6月,90后刘佳莹走出江科大的校门,这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经历毕业。“小学毕业时,班上开了联欢会,但最后大家都哭着走。这次大学毕业班上组织吃散伙饭,我们是笑着分别的。”小刘说,大学四年,同学间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即使在同一班也不一定说过多少话,那次散伙饭上大家却像是最熟的朋友,彼此往外掏着真心话。“我学的是经济专业,男生少,平时上课女生也不怎么和男生交流,这次聚会男生们都主动来敬酒,说了些我们每个人以前上学的趣事,老实说让我们很意外。”令小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平时和她相处并不愉快的女生也主动找她聊天,“她很直白地告诉我,是为哪些事才有点针对我的。毕业了,她想把这些不愉快都忘掉,也要和我道歉。我觉得她态度很真诚,也说希望我俩能继续做朋友。”不过,毕业了还是给小刘留下了些遗憾,“有位舍友是无锡人,教了我们四年无锡话,聚会上我想用学会的无锡话给她惊喜,但想来想去,发现我只记得一句用无锡话说的‘再会’。”

苏先生(70后) 至今仍保留着毕业纪念册

一本红色封面的本子,上面印有海鸥、握手等金色图案,书页早已泛黄,这是苏先生收藏至今的1991年初中毕业时的毕业纪念册。前几页是老师写的留言,后边是“勿忘我”,详细记录每位同学的姓名、年龄、喜欢的颜色、欣赏的格言、最崇拜的人等,再翻过去则写着对未来的寄语。苏先生笑着说:“有的同学写得很实在,‘祝你早点结婚,早生贵子’。有一位写‘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我们还躺在地上,站起来吧’。还有女生的留言很暧昧,‘我没有华丽的词语来表达我内心的依恋,只能在心里默默祝你一路顺风’。”有意思的是,这本纪念册上,许多同学写最崇拜的人提到了“华仔”,最理想的职业是经理,“好像那个年代能当经理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

“暖纱”(80后) 第一次被家长领着进网吧

2004年,80后“暖纱”从镇江一中毕业。“那几年,网吧在镇江很火,平时老师家长不许我们去,但高考一结束,我们就没了管束,三天两头往网吧跑。”“暖纱”说,因为家里管得严,去网吧她是瞒着父母去的,还得找离家比较远的网吧,以防父母下班回家路上碰个正着。“后来要填高考志愿,很多参考资料得网上查,我家没电脑,妈妈就

张女士(50后) 糊里糊涂地毕业及分配

张女士是1971年从镇江三高中毕业的。刚离开学校那会儿,她“对未来很渺茫,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干什么”。当时,前面几届毕业生有的下放,有的则分配了工作,到了张女士这一届,也有不少积极性高的学生早就打了申请,要求下放到农场。她反倒担心起来:“那时怕乡下没电没自来水,条件太苦,就不想去。我还想过,要不就到外地的姐姐家帮她带孩子,然后在那边找工作算了。”不过,学校很快发来去工厂劳动的通知,打消了她的顾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糊里糊涂地就被学校通知分配了。进厂才一个月,又被通知参加学徒集训,叫我们去挖防空洞,还有到芦苇滩去灭钉螺等。”

陈女士(60后) 高中毕业暑假里侥幸逃生

令陈女士印象最深的毕业回忆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暑假。“很多同学都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闲在家里也无聊,就和家长闹着也要‘上班’。那时母亲是居民主任,和熟人打了招呼让我进了镇江纸盒厂。”陈女士回忆说,第一次上班她特别兴奋,干活也勤快,每天都帮着搞卫生,还读报纸给那些叠纸盒的老太太们听。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心有余悸:一次厂里安排值班,她和另一个小姐妹晚上在值班室同挤一张小床,“晚上我们都睡

挑战自我 见证精彩 徐英:跑步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记者 马彦如

30多个全程马拉松,6次100公里越野赛,这是出生于1970年的徐英至今参加过的比赛。说起她的本名,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只要报出她的网名“三木森”,镇江大部分的跑友肯定会知道。因为她不仅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同时还是一位热心的运动组织者。

渐入佳境,享受比赛

2008年初,徐英接触到马拉松时,是跟朋友一起帮忙做后勤。被赛道上的气氛感染,特别是在终点看到跑友们的坚持,她开始想“我也要站在这个赛道上。”

2008年11月,在每天跑8公里坚持训练半年后,徐英第一次报名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而且是全程。“之前的训练不科学。”徐英对第一次跑马拉松的过程记忆犹新,“跑完后一步不能走,是跑友们把我架着扶回酒店。”

第一次马拉松经历惨痛,徐英不服输。通过不断修正训练方式,徐英越来越喜欢跑步,她第二次、第三次奔跑在赛场上,“开始几年想提高成绩,从4小时30分,到4小时15分,一直想进4小时,可到现在我最好的成绩仍然是4小时零2分。”

尽管感觉成绩不太理想,可是完成整场跑步,徐英的感觉还是挺轻松的。渐渐地她明白了,对一名跑友来说,成绩固然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顺利完赛比成绩重要得多。随着参赛新人增加,很多新人对跑马拉松心里没有底,徐英便尝试做马拉松中的领跑员——“兔子”,“不再追求成绩,带别人跑一样有成就感。”对她来说,现在每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更多的是享受跑步的过程。

路在脚下,心却在飞

“大凡100公里越野的赛道都不是在已经开发的景区,很多地方不对外开放,如果不参加比赛,有些风景可能一辈子看不到。”

6次越野赛,徐英认为,最具挑战的是去年7月的“张掖祁连山超百公里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赛区最高点在3000多米的高原上,有一大段是在杳无人迹的原始森林中”。

而徐英印象最深的是今年4月刚刚参加的“2015金山岭长城国际马拉松赛”。这个比赛被喻为“世界上最难的马拉松赛事”,金山岭长城平时不对游客开放,“原来只知道八达岭长城,没想到金山岭长城有各种各样想不到的台阶,最陡的地方几乎是90度直角,还有的地方连台阶都没有,仅有光滑的坡道,只能双手双脚并爬。”不

知经过了多少个烽火台,上来又下去,跑在与自己印象中的长城完全不同的地方,许多参赛选手和徐英一样,“边跑边骂”。在陡峭的长城上,徐英还遇到一些恐高的参赛队员,蹲在地上几乎动也不敢动,可最终他们还是战胜了自己。“白天在长城上没觉得风有多大,到了晚上垛口的风特别大,经过时非常害怕。”

如此虐心的赛程给徐英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体验,“结束后还是很感谢组委会,这种地方以后很可能不会开放,这辈子也许只能来看一次。”参加越野赛,徐英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马拉松一般在城市内跑,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的街景,而越野赛的赛区往往在纯大自然的风景区,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热心服务,无欲无求

在镇江许多跑友心中,徐英是他们非常尊敬的热心人。大部分跑友初期都是从简单的“共同约跑”开始的,徐英慢慢担负起团队的组织工作。每次比赛帮忙报名,领取参赛物资,与组委会沟通,都是徐英牺牲自己休息时间换来的。

因为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多,跑友们形容,“抢报名就像春节抢火车票”,很多人因报不上名而与比赛失之交臂。徐英为此要提前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每个选手的资料预先输入到电脑内,身份证要反复核对,不得有误,抢报名时我通过复制粘贴可以节省时间。”有天早上为30多个队员抢名额,徐英早上6点半就坐在电脑前,一直到8点多结束,“整个过程手都不能停。”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徐英每次都能较顺利地帮大家报上名。

报名后徐英还要帮大家去组委会领物料,将每个人的号码牌、对应的号码和芯片分发给大家。细心的徐英做事有条理,会安排好后勤服务的工作人员,联系车辆和旅馆,她甚至在分房时会将“好朋友安排在一起,打呼跟打呼的睡在一起”。

为什么乐意为大家服务?徐英的回答很朴实,“首先跑步是自己的爱好,其次是与队员有感情,以前队员会上网的少,所以就帮大家做了。”她还谦虚地自我检讨,“我是急性子,有时脾气不太好,可大家都担待我。”

